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七十二回 邀赦書恩施閨閣

詩曰： 九重雨露沛恩覃，敕赦愛書有至三。更念岐黃蘇太后，於歸皇甫好宜男。

康員外即忙出去，問了梁丞相回轉花園，十分不樂。咳！總是我們沒福，寄子多會，寄了個西貝的，可惜如今只好算繼女兒了。且說映雪自這家人去後，呆呆獨坐，觸目傷情，心繫兩頭，好生煩惱。

梁千金，呆呆獨坐對孤燈，蹙鎖眉尖悶轉增。小姐啊，你今宵在監房內，未知明日怎調停。倘然有點差遲處，豈非苦殺小王親。心慘慘，意沉沉，兩行珠淚濕衣襟。往日裡，春光挽住香肩並，笑語溫存低喚卿。今宵是，弄得我，孤孤冷冷形隨影，切切思思欲斷魂。三年伉儷雖西貝，一種情腸的的真。短歎長吁心緒亂，千愁萬慮悶加增。佯掠鬢，假整襟，銀牙微露咬朱唇。綠窗燈影金風細，薄襖輕盈涼氣深。雙抬彩袖羅幃帳，獨坐床沿倒在衾。和衣側臥風流體，珠淚零濕透幾層。還思想，皇甫郎，聞你發量在朝堂。可憐你，嬌怯身軀驚又懼，分明雪上更添霜。未曉你，歸家嚇得如何樣，今宵睡臥可安寧？我此刻，恨無彩鳳雙飛翼，空有羝羊九曲腸。

咳，總是小姐不肯早聽奴言，致有今日嚇：

並非我，今朝私自怨千金。你以前，易服潛行為保貞。忽地裡，一朝榮貴衣襟紫，這也叫，偶然弄假卻成真。十奏九依天子寵，所以是，搭救提攜皇甫中。那其間，在朝尚是威嚴大，自然隱密不通風。後來太太來京內，即該私自訴情衷。少華平定朝鮮事，奏凱回來立大功。小姐其時該上本，細底陳情奏九重。那時得勝回朝轉，聖心正是喜悅隆。非不加罪與千金，定然是，賜歸皇甫結完婚。早已和鳴偕鳳侶，倒只怕，早早產下小麒麟。就是郡主劉家女，也不敢，堂皇宛是正夫人。素華是，輾轉反側難成夢，萬種悲愁到五更。

話說東平王金鑾殿發暈醒來，知道太前一旨赦轉麗君，聖上命且下天牢，明晨候旨等語，心中稍寬愁懷。眾人擁坐轎中，一路回歸府第。

武憲王爺先進廳，回觀愛子好心疼。大家簇擁回宮去，悶沉沉，無言無語倒床衾。太妃知得心驚駭，郡主宮中也曉聞。忙移步，進宮門，慘淡面顏叫一聲。

咳！兒啊，你為何這般光景？

只見他，面如土色唇如紙，一身冷汗透衣襟。郡主是，款捻春尖渾似鐵，摸摸粉額冷如冰。太妃見了心傷感，郡主旁邊兩淚淋。兒啊，今朝好好朝中去，何故回家這等形？回頭又問亭山道，清晨上本怎生能？千歲聽，告夫人，麗君上本觸天心。立傳聖旨將她綁，市曹正法不容情。少華驚倒金鑾殿，昏暈塵埃雙閉睛。夫人聽了心悲恨，長華何不乞求君？

千歲說：夫人好生性急，下官只得一張嘴，哪裡一時說得及這麼多啊？

君王大怒在金殿，跪下了，金殿群僚文武官。嚇壞龍圖我父子，心如刀刺意如煎。忽聞一旨來頒下，略略心頭寬一寬。王爺說畢將兒問，此時可覺略安寧？芝田回叫爺娘道，孩兒無恙故寬心。更闌露滴秋風冷，請雙親，寬懷穩便進宮門。亭山夫婦抽身起，再三珍重細叮嚀。劉郡主，款湘裙，手捧參湯親送君。芝田接過來飲下，叫夫人，你今不可太勞神。頻落淚，實酸心，淒淒慘慘告芳卿。前番說過主意定，願滿之時方始婚。又誰料，今朝大不從人意，巧計安排枉費心。麗君道破喬妝扮，龍情大怒髮雷霆。頃刻裡，要施行，算來我害孟千金。幾番上本將伊奏，破彼行藏壞彼名。倘明朝，她身有甚長和短，下官是，此身不欲世間存。待等待奉雙親畢，尋一個，自盡歸陰了此身。卿若肯，真心真意來守我，又何妨，族中繼一續螟蛉。一來也可傳香火，二來卿亦有兒孫。孤家主意安排定，只是思量負了卿。願求來世為夫婦，白首齊眉無變更。長歎氣，叫夫人，拙夫言語可中聽？若是卿家心不願，下官是，任憑尊意去施行。昔年間，花園若非夫人救，少華是，焉能性命到如今？重叨恩德還無報，薄倖兒夫連累卿。芝田說到傷心處，不由人，兩邊淚珠落紛紛。燕玉生成情性軟，酸心之語怎堪禁。眉慘淡，色淒清，帶淚含嗔答應聲。前方是似多情重，以後分明把我輕。孟千金，全貞松柏無瑕璧，奴本是，輕薄桃花逐浪萍。男兒尚且來守義，女子是，從一而終無二心。寂寞淒涼甘忍耐，請君侯，莫將燕玉係胸襟。王爺是，見多嬌，微微怒色橫眉黛，淡淡嗔顏上翠痕。陪笑臉，叫芳卿，低言悄語慢溫存。我一時，失言冒昧來衝撞，伏惟恕我病昏沉。王爺是，春光挽住頻撫慰，劉燕玉，一片嗔心化喜忻。

啊君侯啊，自己保重身子要緊，不可說這些言語。

堂上翁姑只有君，真個是，心中之寶掌中珍。單傳一脈無昆仲，接繼箕裘靠你身。莫怪我，多言相勸心生怒，你把那，金玉之軀太看輕。郡主是，有心還要言幾句，只見夜膳送來臨。芝田連說搬將去，我今宵，玉液金漿也不吞。燕玉抽身來出外，不須久坐惹他嗔。慢吞吞，一腔煩惱回房去，再講那，多情千歲在床衾。思思想想難成夢，切切悲悲欲斷魂。

咳！孟千金這芳卿嚇！多是孤家害的，叫我好生慚愧不安。

感卿烈節守孤貞，看將性命似埃塵。死生不移冰雪志，奇才獨擅得君心。多感你，諸般暗裡提攜我，叨妻福庇受皇恩。明朝若得邀恩赦，欽賜於歸即畢婚。洞房花燭雙和合，真的是，老師原要嫁門生。自古悶來多瞌睡，果然歡喜倍精神。其時不覺沉沉睡，再表那，郡主回房愁恨生。凝眸半晌憑几立，長歎連聲掩上門。心淒慘，坐定身，可恨多情薄倖人。不怪你，待彼多少恩和義；單怪你，太把奴家看得輕。昔日小春庭內事，原是哥哥起禍根。我不該，更闌寅夜離閨閣，私情密意訂終身。香羅帕，贈與君，金扇收藏當寶珍。一片癡情劉燕玉，憑著那，夢寐之言信了真。偏遇著，崔家姨母來聯姻，我只得，違悖萱堂別處行。到後來，要救雙親無可奈，不辭跋涉上京城。多蒙你，不負小春庭內約，立時拜本救雙親。忽然間，今宵說出希奇話，他把我，郡主門楣太看輕。你也想，若非我動憐才意，今朝哪有做王親？可歎我，不貪富貴卑庵躲，苦守君家不負盟。

咳！總是皇上賜婚不好，不該於到此嚇！

郡主傷心珠淚淋，江媽勸慰幾多番。千金嚇，保重身軀為第一，莫叫悲苦病魔纏。況且是，眼前舉目無親伴，你椿萱，迢迢遠隔雁門關。郡主啊，孤苦伶仃單是你，日長歲久有誰憐。我觀千歲多情種，雅意溫存非等閒。孟千金，想來不久歸皇甫，她是個，宰相公侯赫赫然。一門俱賴伊提拔，不消說，堂上翁姑必喜歡。君侯定彼彼磨難，也只好，吞聲忍氣受熬煎。千金啊，況你是，與她姊妹無高下，切勿心存我是偏。況且亦受王封誥，偏正無分總一般。燕玉聽時長歎息，江媽啊，萬般由命不由人。

奴家比著孟千金萬分不及，這也罷了。還有個蘇映雪，她出身小戶，此刻在我之上，頗不甘伏。現在設位東宮，日後於歸，豈非反做第三人的了？

不知怎樣到梁家，承繼螟蛉做女婿？拋球納采成夫婦，三年西貝眼前花。日後於歸同至此，必然是，春意滿心護著她。郡主是，左思右想勞心碎；江媽便，催促千金睡了罷。

話說太后用過午膳，即命正宮娘娘回宮安息，不可過勞，保重為要。天子退朝，即往太后萬壽宮請安。

少年天子進宮門，叫聲母后問安寧。笑盈盈，太后即命來坐下，說長論短細談論。提起了，孟麗君，喬妝打扮混朝廷。往日裡，才情敏捷無人及，行為毫不似釵裙。故所以，幾番國舅來相認，兒僅加他枉奏君。今日裡，一朝敗露非男子，叫兒怎對眾群臣？太后開口來言道，官家啊，這是那，國家瑞祥出英豪，節烈可喜義亦高。多謀多智甚賢能，岐黃夙抱回生術。幸虧她，為娘今日尚餘生。可憐她，喬妝私自潛出行，一點冰心保守貞。幸虧她，保舉良才真武士，朝鮮平定國安寧。念伊供職勤王事，明朝赦有轉門庭。

要曉得，元天子心中並非必要正法麗君。不過有些羞惱成怒，故爾如此。今太后一番言語，樂得將計就計。便說道：母后吩

咐，明日待孩兒赦她便了。萬歲即辭太后回宮。

娘娘獨坐在昭陽，忽思愛弟動愁腸。聞得你，今朝量在金鑾殿，不知回去可安寧？爹娘只你無昆仲，日後天年有誰將？你身偏是多情義，終朝鬱悶病即當。娘娘正在愁悶處，一聲駕到進昭陽。

啟娘娘，駕到。萬歲爺下輦進宮，即命宮官不必稟報。

風流天子進宮門，娘娘是，俯伏花氈接聖人。招御手，略欠身，挽扶彩袖面含春。

啊，愛卿少禮，不須勞動，將息身軀為要。是。

輕■鳳袂金鈴響，蹴地羅裙玉■鏘。宛轉鶯聲呼萬歲，櫻桃微綻奏君王。

萬歲啊，臣妾弟少華原配孟麗君，易服喬妝觸怒天心，理應獲罪。念臣弟義重射柳之盟，終朝抑鬱，常抱沉病，乞萬歲開一線之恩，賜歸皇甫，俾使患難婚姻遂得鏡圓璧合，則臣妾一門，感覆載恩深，求不朽矣。

少年君王叫愛卿，不須煩惱悶於心。待寡人，赦書一道來傳出，明日清晨奉旨行。宮官們，文房四寶呈龍案，一揮而就付宮人。

赦書一道，待天黎明即傳刑部施行，速放孟麗君。領旨。

此刻娘娘心放鬆，命排御宴進宮。宮官采女忙鋪設，珍饈美味甚豐盈。娘娘是，雙抬彩袂舉金杯，玉體翩翩側身陪。元天子，融融含笑將身坐，御手同攜酒一杯。燈閃閃，雙雙采女庭前舞；漸齊齊，對對宮娥雁翅排。君後閒談來飲酒，那壁廂，盈盈仙樂奏天階。

此刻元天子略帶微醺，眼觀著如花似玉一位絕代無雙的國後，不覺目蕩神怡，凝神細看。

見娘娘，金冠一頂罩盤龍，絡繹分開傍玉容。粉面映燈嬌嫩，香腮帶酒淡微紅。鳳眼如凝秋水碧，蛾眉似畫遠山峰。翠袍玉帶端莊重，窈窕丰姿迥不同。君王觀看心歡悅，柔懷無限笑春風。斜倚香肩來並坐，溫存萬種意情濃。酒落歡腸不覺醉，直飲到，一鉤殘月影朦朧。娘娘是，低低說與君王道，此刻樵樓二鼓終。夜深玉體該安息，請王穩便幸西宮。少年天子風流性，雙手懇懇捧玉容。

御妻啊，寡人去了，不要又想念嚇。

忙挽手，頻囑咐，快些安息莫勞神。寡人依你西宮去，莫教寂寞怨更長。欲行又止頻相顧，今宵且暫別芳卿。含情含笑含春色，依依上輦出宮行。不表君王西院去，且談王后進宮門。自然是，除下釵鈿和寶劍，寬去了，龍裙鳳襖上床眠。只因為，麗君賜與同胞弟，今夜裡，心事毫無睡正酣。慢雲王后宮中事，把那明堂談一談。

講那鄺相爺適才已進南監，早有龍圖父子看慰一番，俱自回府。這裡司獄預備著一帶朝南上房，東邊是臥室三間，床帳被褥台桌凳椅，無物不備。西邊破兩為一，大大一間書房，亦俱楚楚。即請相爺書房款坐，早送進一桌絕盛酒饌，齊齊排上，請相爺用膳，自有榮發伺候。別處下人俱已退出，即命榮發收開：我是不用，取香茗過來，你去吃罷。榮發正要吃飯，外面來叫梁府中有人送物件來。自是檢點交明，一面家人回去，一面榮發緩緩地鋪床掛帳。此言少表。單講那麗君獨坐書房，自有一番光景。

孟麗君，未曾易服尚喬妝，坐下身軀靠桌旁。咳！想昨朝，威風顯赫為丞相，到今朝，喪氣垂頭在獄房。滿懷怨恨無從訴，萬種憂愁自暗傷。垂鳳目，細觀張，精精潔潔一書房。壁上邊，朝南一付洋青對，字字淋漓筆法蒼。單條古畫堂中掛，旁貼名人小門方。八仙桌，擺中央，指漆長台依著牆。文房四寶多完備，還有印匣與圖章。兩邊裡，四張紫竹眉公椅，還有那，雙雙茶几列邊旁。靠窗一帶朱紅架，擺幾盆，洋種新栽晚節香。桌上是，一枝殘燭搖紅影，幾縷餘煙尚有香。但只見，溶溶月色窗前照，瑟瑟秋風涼透窗。忽聽得，叫聲哀雁鳴空際，嚶嚶度短牆。遠遠地，擊柝敲梆聲不絕，簫鈴風送響鏘鏘。

咳！孟麗君嚇孟麗君！

你也算，文章冠首經綸客，玉女班頭窈窕娘。你也曾，金門對策朝天子，玉殿傳臚拜帝王。你也曾，連中三元身及第，名聞四海盡稱揚。你也曾，調和鼎鼐安天下，變理陰陽治國忙。你也曾，獨斷獨行批摺奏，自裁自度上書章。你也曾，欽差主試文衡掌，紛紛桃李列門牆。雖然是，重叨恩沐邀君寵，也只因，蕙質聰資才學長。並非是，曲意讒諂逢聖意，終日裡，忠心正直伴君王。非是我，椿堂萱室去懷抱，都只為，紫綬金章係戀腸。恨只恨，堂堂相國歸烏有，赫赫名聲赴海洋。恨只恨，無端待罪金鑾殿，險些身喪在雲陽。恨只恨，改妝仍作裙釵女，深躲閨中要隱藏。恨只恨，聰明反被聰明誤，多技還叫多技傷。恨只恨，宮中設計觀音畫，攬聳太后者娘娘。恨只恨，玉紅春酒冤家對，醉中露出我行藏。恨只恨，誰人訴那君王曉，幾番戲謔我喬妝。怨恨滿腔言不盡，一聲聲，只恨芝田皇甫郎。

咳，皇甫少華嚇皇甫少華，你也太狂妄了！

你不虧我孟麗君，今朝哪有你殘生？全虧我，將你性命全身保，聖旨頒行救罪人。只因為，朝鮮征伐無良將，我奏請，王榜招賢掛午門。好待你，上帝京，兵部衙中來報名。武場比技我主裁，提拔君為第一人。頃刻裡，頂盔貫甲身榮顯，掛印封侯去出征。威風凜凜為元帥，浩氣森森領眾兵。得勝班師君喜悅，封王晉爵在朝門。長華納作昭陽後，一家顯耀做王親。心輾轉，意沉吟，不覺微微冷笑聲。

咳，東平君嚇東平君！

可笑你，父母之仇竟是忘，隨親保奏懇君王。劉家夫婦俱恩赦，竟娶那，仇人之女做妻房。說甚麼，三年恩義守元配，一念私情易變腸。

並非我孟麗君心懷妒忌嚇！

私心只為小春庭，也不顧，敵國仇家翁婿稱。忠孝君偕奸佞妹，相形之下愧慚生。非是我，有妒心，從來恩怨要分明。我為當世奇才女，豈肯被，旁人笑我奇夫君。所以來，忍心不認爹和母，無非絕斷這門親。我便是，孝心未盡把忠盡，就讓我，變理陰陽佐聖君。可笑你，心思用盡安排計，現我真形你稱心。

咳，好生煩悶人也！

聽樵樓，三鼓敲，無情無緒好無聊。顧影自憐還自歎，可憐你，明朝要改女多嬌。思前事，越心焦，深鎖雙眉黛翠梢。我本香閨弱柔女，今宵何致在天牢？恨煞奸賊劉奎璧，妄想婚姻起禍苗。忽地裡，一封丹詔來頒下，不由分辨強桃夭。我若是，保貞即刻捐軀體，仍然害了兩年高。無奈何，喬妝帶婢潛行走；一心裡，尋訪芝田再計較。哪知路遇康員外，感佩仁慈恩德高。寄作螟蛉為義子，情切切，要我赴試逞英豪。我其時，萬分勉強來遵命，誰曉得，忽然平步上雲霄。四年寄跡權供職，也不料，巍巍一品掌當朝。幾番欲待辭歸里，只因為，未報君王恩德高。

芝田啊芝田！

你今仗勢倚同胞，泰山依靠諒難逃。賴中宮，代你把我機關破，並非是你智謀高。不是麗君誇口說，我與你，大展文才試試瞧。一介武夫怎希罕，榮華賴我女英豪。

榮發說：小姐，一天辛苦，粒米無沾，吃些糕餅罷。咳！榮發，叫吾哪裡吃得下？不用。取來這杯人參湯。在此。小姐問道：榮發，這是何人備下嚇？小姐，方才梁夫人著人送來的。榮發這一句話，惹起小姐思念素華了。

小姐聞聽聽夫人，一聲長吁淚盈盈。咳！賢妹嚇！你身實是多情種，到今朝，尚然顧念假夫君。件件般般俱整備，細心憐愛帶人參。三年枉是調琴瑟，就是那，紫誥金冠掛虛名。愁脈脈，拋撇不下美裙裾。往日裡，情投意合如膠漆；到今宵，好比那，隔斷巫山十二層。我今負你多慚愧，念芝田，加倍懇懇報你恩。孟麗君，一夜無眠心恍惚，不覺樵樓已四更。阿欠朦朧朦朧欲睡，憑几假寐片時辰。

話說那校尉一路行來，此間已是刑部南監。啊獄官，可快報與保和殿大學士鄺明堂知道：旨下。

獄官領命忙通報，將情訴與鄺相聞。明堂一聽多驚恐，無奈前來俯伏聽。

聖旨下，跪聽宣讀。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

茲爾孟麗君，改扮男妝，參權宰輔。有虧名教，罪首即禍之魁；妄弋寵榮，法輕乃情之重。本當斬決，以示創懲。緣你素嫻醫術，曾拯慈危，茲奉皇太后懿旨，概從薄譴，以遵孝治。特昭逾格之恩，情動衰衿，默寄好生之德。孟麗君即著孟士元領回，仍給皇甫少華為正室，限十五日成親。從此順協坤德，妻道原從臣道；德嫻閨闈，宜室亦復宜家。毋廢朕命。欽哉。

謝恩。謝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。

三呼已畢抽身起，並謝欽差剛大人。宣旨畢時忙覆命，驚動尚書司寇身。即伺鄺相來出獄，開言便叫女千金。老夫奉旨來伺候，外邊轎馬已臨門。麗君聞聽心歡悅，滿面羞容謝一聲。榮蘭在側來催促，快些同去見夫人。小姐抽身款玉趾，尚書亦向外邊行。丫鬟隨定千金女，大堂上轎去如雲。尚書騎馬跟隨後，前呼後擁許多人。一路行程不必說，行來已近相府門。

方才聖旨到時，有差官通報孟府，即刻合家好不歡喜。正在談論之際，忽見門公報導：小姐轎子離家不過數步，相爺大人差遣眾人迎接。